

藉、蓄势待发，更多地释放了难能抑制的萧疏轩举、湛然若神之感。末尾，众人凭借乐曲高潮部分一段层层递进、不拘一格的“超纲”发挥，营造了近乎飞龙在天般睥睨天下的气氛，令观众叹为观止，终成功诱发“此生无悔入华夏”的精神共鸣。

第二季的《九州同》，则由萨塔尔、古筝、笛子、唢呐四乐器倾力合作，编织出一幅恰好囊括“东、西、南、北”四方方位的国乐舆图志。大漠孤烟与江南楼阁交替在音符里出现，而来自西洋的吉他，亦为东亚的古典点缀了更现代化的元素，是故，舞台效果颇震撼。

至于第三季的《怀归》，乃前四季《仙才叹》《帛画魂》《人间乐》等佳作的“一脉相传”，复制了成功的诀窍。都是当代流行音乐的处理技巧之中，融合了民族宫廷乐、文人乐及欧美音乐剧的趣味。唱词委婉缠绵、歌者以情动人，在背景故事——大历史的某处角落、某个碎片（宓妃留枕魏王才、红颜依稀忆辛追、渔阳鼙鼓葬梨园）——的助推下，若干观众痴男怨女状极尽感怀的眼泪，只怕不得不被催化出来。

窥波涛翻滚

关大洲说，自己是一个“每次创作都要争取做到超越”的人。回

顾其旧往的履历，从为《奇葩说》《开门大吉》《星光大道》等众多综艺节目制作音乐，到在《国家宝藏》大放异彩，他的确正尝试着“不断地超越”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《国家宝藏》的配乐，一方面是殚精竭虑的原创，另一方面，是对影视音乐、ACG音乐的大量采用。网络上，早早有乐迷贴出自己整理的近百首“BGM完整歌单”，“上头”的网友不时为自己“考古”的能力而发弹幕欢呼：

“这是‘仙剑’的OST啊，怪不得这么熟呢！”“这不是New Age大咖XX、XXX的作品吗？！”“天呐，央视这里还联动了二次元耶！活久见活久见~~~”

对此，关大洲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很高兴大家对音乐居然如此关注。“节目组有大量的音乐素材库可以使用，当时听了海量音乐，没有特定地要从哪部影视作品里选，而是根据剧本、剧情的需要，觉得哪个音乐合适、好听，就用哪个。我非常感谢那些音乐人们，是他们辛勤的创作，让我们的选择如此丰富。”

关大洲的团队，应该是分成几个小组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的。有不少人是80后和90后，因此，他们能从音乐上进一步拉近“国宝”和年轻一代的距离。是的，“破次元壁”“最大化集纳各类受众”，成了《国家宝藏》的关键词；而如

果我们是足够合格的音乐发烧友，将不难察觉，新国乐所带来的这股狂潮，在21世纪的上一个百年，即可窥波涛翻滚的端倪。

波涛翻滚在曾经的香港（武侠）电影的脉脉余晖里。

可以这么认为：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，香港的主流文化，就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都市俗文化。

“中国文化”“都市俗文化”，注定了宜古宜今的独特气质。

所以，被张彻（1924年生）、胡金铨（1932年生）、楚原（1934年生）、徐克（1950年）们创作盛年时所讲述的、“千古情仇酒一壶”的故事的气氛牵引着，顾嘉辉（1933年生）、胡伟立（1937年生）、黄霑（1941年生）们，要圆月下挥弯刀，想换得半世逍遥，与知己沧海一声笑。

波涛继续翻滚在2000年前后折叠的光影里。

与旧往被听“烂”的千篇一律的罐头音乐比较，赵季平（此处自动响起《西天取经路遥遥》）、鲍比达（此处自动响起《定情》）、詹宏达（此处自动响起《过馆人生》）、林海（此处自动响起《繁华背后》）、麦振鸿（此处自动响起《蝴蝶舞》）们的配乐，如清风、似灵药，一朝引用，既解救了不堪折磨、满腹“How old are you”喂（怎么老是你？！）的观众们，也让影视剧（尤其是古

顾嘉辉的圆月弯刀，轻叹着
“一些故梦，难说清楚；几点旧愁，谁愿点破”。